**叩其两端，秉其中庸**

**——浅谈对《****论语·子罕》中一语的理解**

3220105775王傲哲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课堂上大家对此句的探讨可谓众彩纷呈，在此我也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拙见。

要知晓这句话的大致含义并不难，关键在于理解 “叩其两端”的具体语义。首先从析字上来看。《说文解字》中并无“叩”字，只有“敂”字：“敂，击也。从攴，句声。读若扣。” “从攴”也表示出“叩”与击打有关。经过查阅，大多数网站论坛倾向于将“叩其两端而竭焉”解释为“从问题的两端去问,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也就是把“叩”理解为“发问”，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汉典》中记载“叩”作“举发、询问”之义最早出自于明代魏禧的《大铁椎传》中“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无论“叩其两端”是出自孔子原话还是后生编撰《论语》时的加工，未免在时间上与明代也相隔太过久远。我更倾向于将“叩”取“通‘扣’，拉住”之义，这种释义最早取自《史记·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这种解释不仅在时间上汉代与春秋间的距离相对于明代还是更能让人信服一些，且与本义“击打”也更为相近一些。

既然取“拉住”之义，孔子又究竟拉住了“两端”的什么呢？

“两端”一词主要有“本末说”“终始说”“阴阳说”等解读，各种解读均离不开把握矛盾两极的二重性方法，窃以为或许可以化用道家思想去理解儒家——一端是有用之用，另一端是无用之用。

庄子曾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人间世》中有这样的山木：“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逍遥游》中有这样的樗树：“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山木用途良多，因而皆遭砍伐；樗树不可以成为人可利用的材料、不能满足实际用途的需要，因而被匠人视作“不材之木”，但也因此得以保全成为苍天大树。这是庄子对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比较与思考。“有用之用”即是看得到的用处、立竿见影的用处、直接能得到利益的用处，而“无用之用”则是不能马上看到效果、不能有看得见的利益，但是它的用处却是长远的，是内在的。正如乡野之夫只注重当下实用性与功利性，急于向孔子求解找到答案，是为有用之用。而孔子知无用之用，故自称“无知”，他真的无知吗？他无知，人非圣人，孰能无惑，他也无法立马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但他也有知，他谦卑自知，尽管无法给出问题答案，但他知晓如何去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进而求解问题。这种“无知”比仅仅知晓答案的“有知”远胜百倍。正所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孔子的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两端”的统一，即是学与问、学与思、学与行有机结合。无论是“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仁在其中矣”，还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无数流传千年的金句强调着孔子对学与思的兼顾。此处无用之用，不妨理解为潜心沉淀、反思钻研，“浅水是喧哗的，深水是沉默的”。实用的答案或许能解一时之惑，但终究难解一世之惑，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若过度追求这样的“有用之用”，反而可能因此而禁锢了思维，局限了想象。六祖惠能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概也诠释孔子“空空如也”的原因。不为实用之物所桎梏，即使是“空空如也”，也绝非是“两手空空”，以两手“叩其两端”，无知亦成了无所不知。这是孔子的通透明达。

亚圣孟子依循着孔子的足迹，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之说：持中间态度就接近正确了，但是持中间态度而没有变通，也还是执着在一点上。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与完善。如果说孔子告诉我们需要两手共抓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两端并强调了对无用之用的重视，那么孟子则告诉我们该从何抓起——执其中。“执其中”并不是指执于正中间，而是两端之间的任意一点，倘若局限于思维定势执其正中去强求平衡统一，反而又成了只执于一点，而未兼顾两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顺势而变、因时制宜，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荀子在《劝学》中指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在追求效率时，物尽其用的有用之用未尝不是更优选择；而在追求长远利益之时，潜心钻研、积累雕琢的无用之用又更胜一筹。语至此处，“叩其两端”似乎与“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我曾有“过度追求中庸与其‘无过无不及’的核心是否矛盾”的疑惑，此刻也有了答案，“无过无不及”与其说是不过度，不如理解为适度，也即“叩其两端而执其中”的灵活变通、辩证统一。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君子恪守中庸之道，即便一生不为世所知，“空空如也”，但无知何尝又不是有知。叩其两端而竭其一生，无问西东。